

理想的美 比实际生活更美

(美术评论集)

蔡若虹著

J

人民美术出版社

理想的美
比实际生活更美
(美术评论集)

蔡若虹著

人民美术出版社

理想的美比实际生活更美
(美术评论集)
蔡若虹 著

出版 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
(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)
责编 陈履生
设计 陈履生
印制 丁宝秀
印刷 北京彩桥印刷厂
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版次 1998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开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印张 4.5
书号 ISBN 7-102-01961-0/J·1680
定价 18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理想的美比实际生活更美/蔡若虹著. - 北京:人民美术出版社, 1998.1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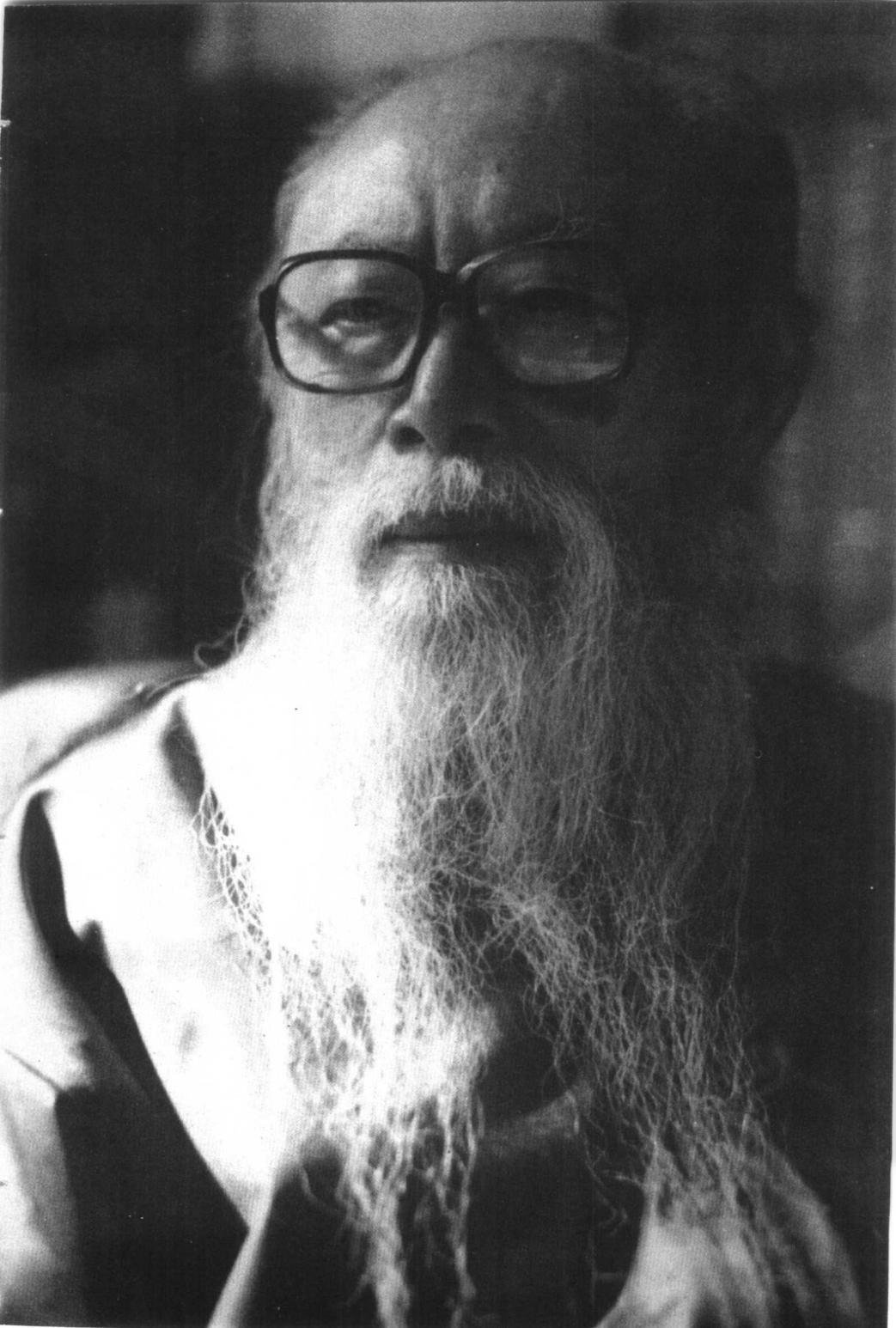
ISBN 7-102-01961-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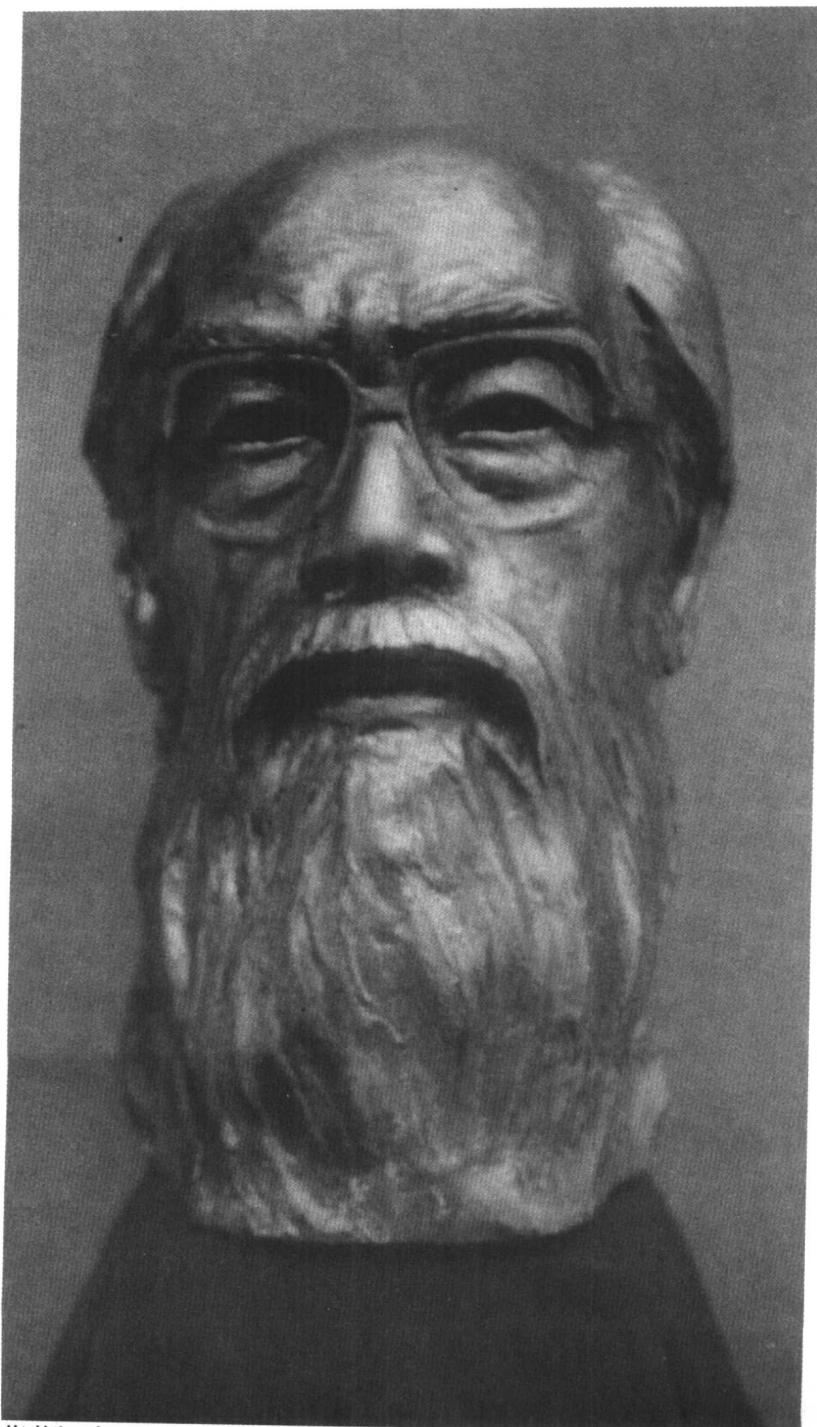
I . 理… II . 蔡… III . 艺术评论 - 中国 - 文集 IV . J120.
2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24242 号

作者小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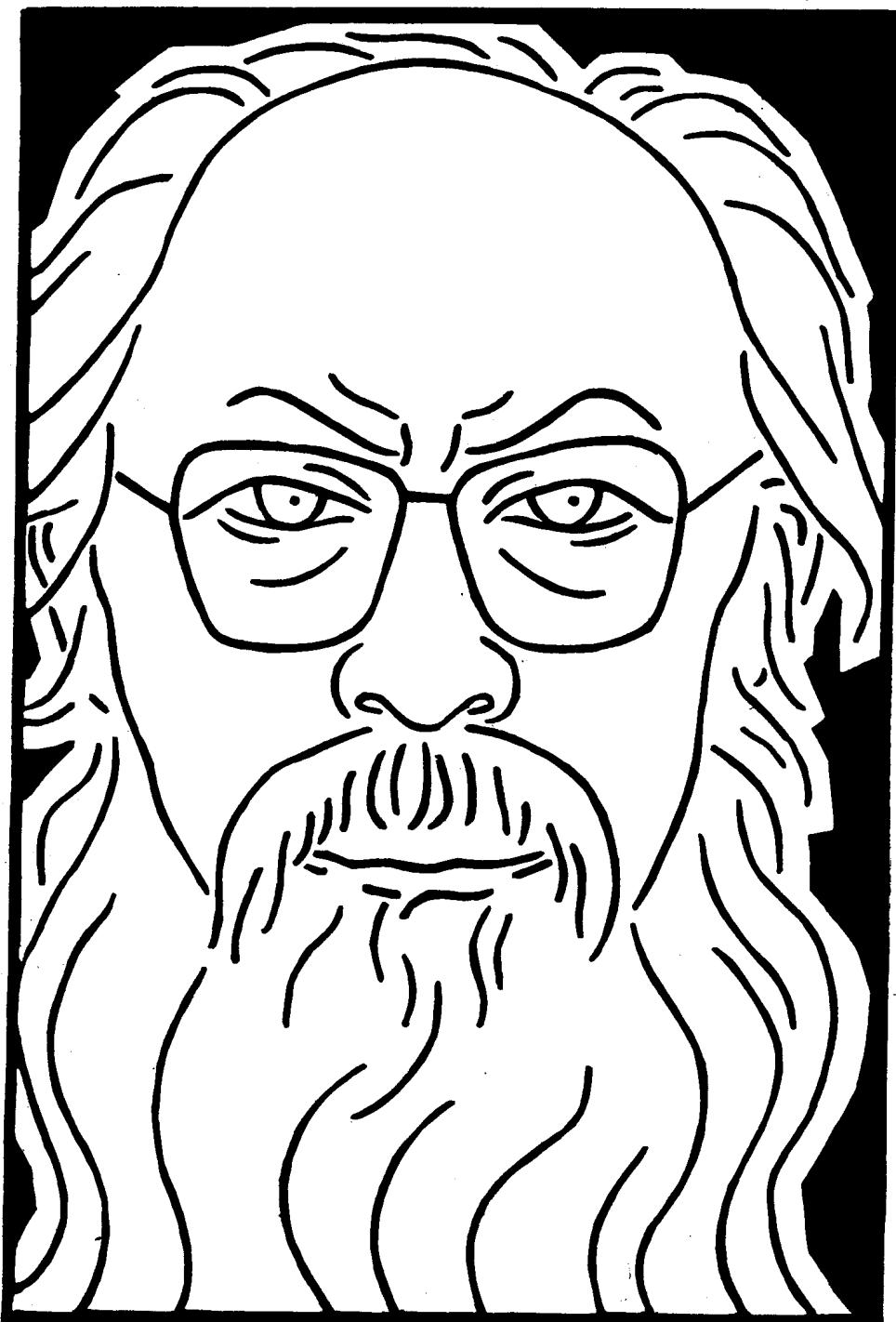
蔡若虹，原名蔡雍，笔名雷萌，江西省九江县人，男，汉族，1910年1月生于知识分子家庭。1931年冬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毕业，同年参加上海左翼美术家联盟。1933年至1937年在上海从事漫画创作，在陶行知主编的《生活教育》、邹韬奋主编的《大众生活》、李平心主编的《自修大学》等刊物上发表。1938年10月在香港由廖承志介绍赴延安，1939年至1945年在延安鲁迅文艺学院美术系任教，1940年在鲁艺参加中国共产党。1942年任美术系主任。1946年调赴北平《解放三日刊》任漫画创作，不久报社被国民党封闭，随即回老解放区阜平晋察冀日报社任美术编辑。1946年至1947年在山西平定、河北石家庄两次参加土地改革工作，很受教益。全国解放后随人民日报社进北京任美术编辑。1949年10月调文化部艺术局美术处工作，1950年至1954年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，1954年5月调中国美术家协会工作，后任美协副主席直到现在。1980年至1981年任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。1996年任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荣誉委员。自50年代开始，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3、5、6届人大代表。著作有画册《苦从何来》、诗集《若虹诗画》、《蔡若虹美术评论集》及《蔡若虹文集》，诗集《灵犀小唱》、文集《理想的美比实际生活更美》等。





蔡若虹先生像

钱海源



耄耋之火——蔡若虹先生肖像

曹文汉

序一：青年美术家的美学教程

王春立

蔡若虹同志，是我国美术界老前辈。几十年来，为繁荣社会主义美术事业，——特别是加强理论建设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如今虽届耄耋之年，仍思维敏锐，目光深邃，关注创作动向，关心青年成长，宏文不断问世。我作为后学，从中深受教益。近日又蒙蔡老嘱为文集作序，区区晚辈，实不敢赞一辞。懿柬之余，只能以求知之情，谈点读后感。

这部书共分三辑。第一辑《与青年美术家共商大计》收录了《美术作品一定要美》等五篇长篇论文；第二辑《美术评论续编》，汇集美术评论 12 篇；第三辑《欧游杂咏》，计七言绝句 18 首。第一辑中的五篇文章，实际上是蔡老针对当前美术创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，以渊博的知识和精辟的见解，深刻地论述了美术创作与时代、与群众、与生活的关系，向青年美术家指出了“一条通向美的源泉、通向精品丰收的康庄大道”（见《美术作品一定要美》）。从一定意义上说，这是一部指导青年美术家进行创作的美学教程。这部美学教程所论述的内容，是当前青年美术家最为需要的，也是美术评论界应该予以更加关注的。因而，在本文中，我主要想谈谈对这一辑的读书心得。

在本辑中列为第一篇的《美术作品一定要美》，实际上是这一辑的总纲。蔡老针对近些年“美术精品较少，不美

的美术作品很多”等现象，以大量的实例，讲述了美术作品一定要美的重要性。并且十分明确地指出：“美术作品的平庸无非是来自生活感受的平庸、艺术见解的平庸和造型手段的平庸。”而克服美术作品平庸的主要办法，则是“加强生活实践、加强艺术修养、加强技术锻炼，三者不可缺一”。

什么是艺术作品的“美”呢？蔡老指出：“美的首要特征，是具有吸引人、感染人、鼓舞人的魅力；从这一特征出发，美的形象总是耐看的，总是令人过目不忘的，总是令人心花怒放的。”也就是说，艺术作品的美，是具有情感特征的，能够使人产生快感的。它之所以能够达到如此感染人的境界，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，因为“美是一种善，其所以引起快感正因为它是善”^①。所谓“善”——即在美术作品中，表现了一定历史范畴之内的伦理道德的观念与规范。这些伦理道德的观念与规范，合乎当时社会大多数人正当目的的功利行为与思想情感。因而，艺术作品的美能够陶冶人的性情，促使人们更加热爱生活，鼓舞人们为实现崇高的事业而斗争，增强人们对祖国、对民族命运强烈的责任感。所以，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，艺术是“人的
一种道德的活动”^②。

上述观点，不仅见诸于西方美学著作，在我国古代画论中，也同样占有主导的地位。早在一千五百多年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美学家，已十分明确地指出：绘画能够“畅神”和“悦情”；同时还具有“明劝戒、著升沉，千载寂寥，披图可鉴”^③的教育功能。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来的美术创作，更应该通过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，给人以奋发图强、积极进取的精神。所以，蔡老在文章中阐明：“美

的形象必定是健康的、正常的、非病态的。美的形象必定是真实的、可信的、非弄虚作假的。”因为艺术形象只有是“真实的、可信的、非弄虚作假的”，这样的作品才有可能是美的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：艺术家只有怀着强烈的思想情感，以个性鲜明的生活体验，新颖独特的艺术形式，在作品中涌动着时代的脉搏，揭示了生活的本质和规律，反映了大多数人的精神、气质和愿望的时候，这样的作品才是美的；反之，其作品将会是“丑”的。

不论取材如何，没有艺术之美的作品，必定是丑的。蔡老尖锐地指出：“美和丑是势不两立的，以丑代美，标志着艺术生命的灭亡。”当前美术创作中是否还存在着“以丑代美”的现象呢？我认为仍是存在的。比如：

其一，以病态为美。在“作品”中反映出来的只是一种极为颓废、晦暗，甚至变态的心理。

其二，以荒诞为美。画人必须是歪脖子歪脸，以胡涂乱抹“开宗立派”，一怪就胡来。

其三，以低俗为美。为迎合市场中的低级趣味，画面充满媚气和腐气，品格低下，毫无独创性。

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蔡老对80年代后期在我国出现的《人粪鸡蛋》等所谓的“行为艺术”提出的批评，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的意义。不信请看一件这样的“作品”：

在瑟瑟秋风之际，一位青年于公共场合仅穿三角裤，将一陶罐在头顶上打碎，让其中盛着的颜色顺着颈项流下来，而后赤脚向前走去，谓之“行为艺术”。

我们面对这样的“艺术”，能说些什么呢？这使我想起了在民族危亡、国难当头之际，阿英先生对《论语》等杂

志专门爱登些鼓吹“闲适”、“幽默”的文章，所提出的批评：“这类作品的流行，只是把青年读者从现实的社会生活拉开，使他们一天一天的与社会的脉搏远离，使他们慢慢的成为废人而已。”④而前面所讲的所谓的“行为艺术”，在我看来，只不过是一付导致灵魂颓废的精神鸦片。我真为“创作”这一“作品”的青年，感到惋惜。

二

美术作品一定要美，它所“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、更强烈、更有集中性、更典型、更理想、因此就更带普遍性”。蔡老以精辟分析这段名言为切入点，深入探讨了毛泽东同志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所论述的文艺创作的几个基本原则。即：“文艺作品是社会生活在作者头脑中反映的产物”；“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”；“文艺作品必须为工农兵服务”；“文艺作品的美比实际生活更美”。进而得出了美术创作不能脱离科学的世界观、艺术观的指导，不能脱离实际生活，不能脱离广大人民欣赏要求的科学结论。这——就是《理想的美比实际生活更美》一文的主要内容，也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所作的最简明的概括。

什么叫做美术作品“理想的美”？我认为，它是艺术家在作品中对现实生活高度的概括与表现；是艺术家创作的源于现实生活、洋溢着激情之美的艺术形象，所体现出来的具有崇高之感的真与善的理想境界。这正如蔡老在文章中指出的：“理想”，是“文艺作品的最高境界”；“理想的美”，是“‘文艺作品的美’的代名词”。

毛泽东同志说：“文艺作品是社会生活在作者头脑中反

映的产物。”但是怎么样“反映”，这就有个观点问题，立场问题。杰出的美术作品是和艺术家高尚的人格相关联的，作品中所显现的审美追求与艺术家的道德水准也是相一致的。清代叶燮在《原诗》中写道：“志高则其言洁，志大则其辞弘，志远则其旨永……”^⑤。这表明艺术作品趣味的高低，是由作者的理想、情操所决定的。

观点问题，立场问题，说到底，是个文艺作品要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。毛泽东同志说：“为什么人的问题，是一个根本的问题，原则的问题。”在半个世纪之前是如此，在今天也是如此。一切进步的艺术家，总是以庄严的历史使命感，去创作符合广大人民利益，表现他们的理想与追求，并且为之所亲近、所理解的艺术；一切伟大的艺术作品，总是时代精神的反映。艺术家连同他所创作的作品，都是艺术家生活着的、创作着的具体的历史条件、社会生活的产物。因而，脱离时代、脱离人民的无病呻吟的作品，是没有生命力的——甚至是病态的、变态的、丑恶的。当前美术界有些艺术主张，很值得深思。例如：

美术创作，要“将人的理想境界破坏殆尽……清除理想境界正为了本真人的完满”。如果把“理想境界破坏殆尽”，是为了“本真人的完满”，那么什么叫“本真人”呢？据我所知，正如马克思所说：所谓人的本质——乃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（大意）。离开了一定社会关系的“本真人”，是不存在的。在一定历史范畴之内的大多数人的理想境界，应是生命的源泉，真善美的化身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人的“完满”的境界与“理想境界”应是完全一致的。如果“将人的理想境界破坏殆尽”，还有什么人的“完满”性可言呢？人们对于“理想境界”的追求，实质上就是对于

真理的追求。罗曼·罗兰在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中通过笔下人物之口，曾经大声疾呼：“假如艺术不能和真理并存，那就让艺术去毁灭吧！真理是生，谎言是死。”

主张以西方的“波普艺术”、“庸俗艺术”打进中国的“大众”底层，“试图以‘底层攻入’方式在社会文化中发生文化时效，重立更切合中国自身的精神理想和文化价值，以脱离文化霸权。”很显然，作者所陈述的是一种这样的思想：“试图以”西方的“波普艺术”、“庸俗艺术”，“攻入”中国“大众”的“底层”，并以此促使中国文化“脱离”“文化霸权”——即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我国民族的、科学的、大众的文化主流，“重立更切合中国自身的精神理想和文化价值”。这段精彩的论述，使我想起了老舍《茶馆》中唐铁嘴的一句台词：“英国的香烟，日本的‘白面’（海洛因），两大强国侍候我一个人！”时下某些赶时髦的“理论家”好像也在效仿唐铁嘴，妄图靠引进西方文化领域中的“香烟”和“白面”，“重立更切合中国自身的精神理想和文化价值”。这套“理论”，真让人不可思议。

因而，蔡若虹同志在本文结尾时写的：“理想的美，代表文艺作品的最高境界”；“理想的美”，应该成为“文艺工作者毕生追求的目标”。这是非常正确的。

三

在《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》、《“画外功夫”与“形象思维”》、《关于技术方法的几个问题》三篇文章中，蔡老主要论述了艺术家认真做好“生活、艺术、技巧这三门功课”的重要性，并指出了这是取得“精品的丰收”关键之所在（《美术作品一定要美》）。

《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》一文，从毛泽东同志所讲的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“唯一的源泉”的观点出发，深刻剖析了“精神面貌——人物形象的特殊性”，“情调与表情——山水、翎毛、花卉的形象特殊性”，“历史面貌的改变——前进中的时代风貌的特殊性”，“英雄辈出——社会主义精神面貌的特殊性”。蔡老在上面所谈的几个“特殊性”归结为一点，就是：艺术家要从现实生活出发，以捕捉生活现象的“特殊性”涵盖现实生活的“普遍性”，以鲜明的艺术个性创作生动的艺术形象，在作品中反映出人民创造历史的激昂热情以及时代的精神风貌。

深入生活，不能浮光掠影，不能只带着照相机咔嚓咔嚓满处跑。明代李日华在《六研斋笔记》中写道：“……‘黄子久终日只在荒山乱石丛木深篠中坐，意态忽忽，人莫测其何为。又每往泖中通海处，看激流轰浪，风雨骤至，水怪悲诧而不顾’。噫！此大痴之笔，所以沉郁变化，几与造化争神奇哉。”⑥这里所说的“沉郁变化”，乃是黄公望经过观察、分析、概括与升华，对客观物象在艺术上所作出的主观的判定；而“与造化争神奇”，正如蔡老所说，艺术家在作品中所揭示的“理想的美”，要“比实际生活更美”。

由此我们可以说，艺术家在艺术上的独创精神，是与对生活认识的深刻程度相一致的。当代艺术家只有注重深入生活，与人民建立水乳交融的情感联系，才有可能创作出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，并以此真实地反映出现实生活的本质。

《“画外功夫”与“形象思维”》，其主旨是谈画家修养问题。蔡老在文章中明确指出：“‘画外功夫’决定着画内功夫，古今中外，莫不如此。”“画外功夫”是指艺术家在

哲学、历史、政治、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学养，对包括文学、戏剧、影视、音乐、舞蹈各文艺门类的借鉴与学习，当然也要包括亲自参加社会调查、民间采风等活动。

正如蔡老所说，从提高形象思维能力而言，艺术家更多地关注一下文学，这将是非常有益的。平常讲“诗中有画”，“画中有诗”，就可以看出二者之间有着何等密切的关系。比如，同是描写“山”，宋画院郭熙云：“春山淡冶而如笑，夏山苍翠而如滴，秋山明净而如妆，冬山惨淡而如睡”，写出了山之貌。金许古《行香子》道：“夜山低，晴山近，晓山高。”传出了山之神。然姚成一《霜天晓角》更为精彩：“烟抹，山态活。雨晴波面滑。”^⑦这“烟抹，山态活”仅五个字，则虚实相生，气韵流荡，俨然是一帧米家山水或黄山烟雨图。所描写的山态极富有动感，较之前两例更为出色。所以，只有描写了客观物象之“真”、之“活”，才能使作品达到神与趣会的至高的艺术境界。文学是如此，绘画也不例外。蔡老在《美术作品一定要美》中曾经指出：“美术作品最忌讳的是一副毫无表情的冷面孔；所谓平庸，就是冷面孔的代名词。”美术作品的不“真”、不“活”，是造成“冷面孔”——平庸的根本原因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，艺术家就应加强包括文学在内的全面的艺术修养。

《关于技术方法的几个问题》，其内容主要是：提倡速写和默写；强调绘画的形式美，主张画面构成诸因素的对立和统一；弘扬民族文化精神，主张洋为中用、古为今用；向民间美术学习，强调“装饰美”与“理想美”。我以为，蔡老从 60 年代到今天历时三十余年所大声呼吁的“默写”，应该特别引起美术界的重视。